

璀璨星座

# 竹林七贤

嵇康

阮籍  
山涛



曹旭 丁功谊 编著

向秀

刘伶

阮咸

王戎



中华书局

璀璨星座

曹旭 丁功谊 编著

阮籍

竹林七贤

嵇康

山涛

阮

刘伶

王

戎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林七贤 / 曹旭, 丁功谊编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2

(璀璨星座)

ISBN 978 - 7 - 101 - 07184 - 9

I. 竹… II. ①曹…②丁… III. 竹林七贤 - 文学作品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009856 号

---

**书 名** 竹林七贤

**编 著 者** 曹 旭 丁功谊

**丛 书 名** 璀璨星座

**责任编辑** 周 旻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 × 990 毫米 1/16

印张 16 $\frac{3}{4}$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184 - 9

**定 价** 27.00 元

---

前言

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长河中，有四个思想大爆发，创造力大解放，哲学、美学、文学大发展，人的精神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提升的特殊时期——春秋战国——魏晋——晚明——五四时期。

魏晋之际，由于思想的发展、佛教的传入、社会的动乱，不少文士都卷入曹魏和司马氏的权力斗争旋涡之中惨遭杀戮，一时腥风血雨弥漫于朝野上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远离纷争、保全自身，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于是便出现了一批名士，他们放浪形骸、任诞不羁，遨游于山水之间，酣饮于林泉之下，或清谈吟咏，或弹琴长啸，以潇洒的风貌显示了对自由与超越的向往，这就是“竹林七贤”——魏晋时期思想、哲学、美学、文学、形而上精神的代表。

“七贤”的称名和交游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陈寿的《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说：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此后便是晋宋之际刘义庆《世说新语》保存的材料。《世说新语·任诞》说：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比陈寿晚出生一百七十年的刘义庆的记载，游于竹林的人数没

有变化，人员组成也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有了阮籍、嵇康和山涛的中心，并正式称为“竹林七贤”。

然后就到了唐代宰相房玄龄等人编纂的《晋书》。《晋书·嵇康传》说：

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七贤”是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诸人。

其核心人物是嵇康、阮籍和山涛：“（山）涛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尝与阮籍、嵇康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于世，涛独保浩然之度。”（《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阳秋》）

次则向秀：“秀字子期，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向秀《思旧赋序》）“秀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资。”（《太平御览》四百九引）

再次则刘伶：“（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晋书·刘伶传》）

则阮咸：“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晋书·阮咸传》）

则王戎：“（王）戎年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每适浑，俄顷辄在戎室，久之乃谓浑：‘濬冲清尚，非卿伦也。’”（《世说新语·简傲》注引）“初，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每造浑，坐未安，辄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长戎二十岁，相得如时辈。”（《世说新语·简傲》注引）“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

服，乘辎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为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羈继。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说新语·伤逝》）

其实，参与交游的并不止七位，此外还有吕安、嵇喜等人。甚至从嵇康的又一封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可知，嵇康和害死吕安、也害死自己的吕巽关系也不错：“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但吕巽不可能入竹林是因为毕竟他们“出处殊途”。吕安似乎是最应该入“七贤”之列的：“（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世说新语·简傲》）而吕安未入“七贤”之数，也许是其名望稍逊之故。

钟会怀着目的、也怀着好奇想来看一看，当然不可能，因为钟会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嵇康非常友爱的哥哥嵇喜等均未未被接纳同游，由此可知，高超脱俗、谈得投机是最重要的。其实，嵇喜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晋书·嵇康传》中就说他“有当世才”，但不为清流所重，阮籍就曾经不顾嵇康的面子对他翻白眼。据《晋百官名》说：“阮籍遭丧，（嵇喜）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悦而退。”（《世说新语·简傲》注引）干宝《晋纪》：“安尝从康，或遇其行，康兄拭席而待之，弗顾。”（《世说新语·简傲》注引）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七”是一个神秘的“模式数字”，这正如枚乘的《七发》、东方朔的《七谏》、傅毅的《七激》、王粲的《七释》、曹植的《七启》、张衡的《七辩》，以及《七哀诗》、《七步诗》等等；以文学团体论，除“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外，还有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吴中七子”、“岭南七子”、“古文七家”等等。神秘的“模式数字”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整体和特定的含义。就像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不可能超过五十篇、钟嵘《诗品》的上品人数不可能超过十二人一样。

总之，“七贤”的名额没有再扩大。甚至，已入“七贤”之列的，日后倘被认为入俗，亦受到冷遇，甚至排斥。例如，阮籍一度对王戎甚为赏识，赞其“清尚”，后见“王戎未能超俗”（《世说新语·排调》注引《魏氏春秋》），便当着嵇康、山涛、刘伶诸人的面斥责其“俗物已复来败人意”。又，嵇康与山涛交情甚笃，一旦涛荐康自代，康便与之绝交。

竹林之游的地点一般认为即《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所说的嵇康寓居的“河内山阳县”。向秀、吕安也曾在此灌园，诸贤游宴、清谈，也要吃饭，这里可以提供酒食之资。《水经注》卷九谓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句下注云：“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又《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述征记》云：“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但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却认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的‘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东晋有‘兖州八俊，盖拟古之八俊’（《晋书》四九《羊曼传》）。兖州为地名，‘竹林’则非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聊备一说。其实，“竹林”，通指一般的林泉，有山、有水、有树，抑或有竹而已。

关于竹林相聚的时间，史无明确记载，后人考订异说颇多。但认为在正始（240—248）、嘉平（249—254）年间者居多，因为嵇康死在景元四年（263），其时王戎已经三十四岁。而王戎十五岁的时候，曾随父亲王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晋阳秋》），而“（王戎）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世说新语·德行》)。但是，“七贤”相互之间相识相交非始于一时一地，王戎亦非其成员的核心，现在进一步的说法是嵇康、阮籍、山涛三位主要成员结交的时间大致在公元255年前后，并将其视为竹林之游之始。至于竹林之游结束的时间大致是“嵇生夭，阮公亡”的公元263年前后，此时山涛已明显地站在司马氏一边；向秀也失图改节，应了岁举，做了司马氏的官；王戎和阮咸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大概经历了八年时间的竹林之游也随之散伙。

社会要追捕他们，在思想甚至在肉体上要棒杀他们，他们无处躲避，就躲避到山林里来，志同道合地谈一些俗人听不懂、也没有耐心听下去的玄之又玄的话以标榜清高。同时，用最极端的方法去报复他们所憎恨的社会，用超越常情、常理的举动去蹂躏教条、蔑视礼法，同时蹂躏、蔑视了自己；用展示自身丑陋的方法展示社会的丑陋，虽然他们比谁都更爱惜自己。

由此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便是任诞傲世，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魏氏春秋》），嵇康“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传》），向秀“放逸迈俗”（《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别传》），山涛“介然不群”（《晋书·山涛传》），刘伶“肆意放荡”（《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阮咸“任达不拘”（《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名士传》），王戎“任率不修威仪”（《晋书·王戎传》）。

最极端的例子如：阮籍遇穷途辄恸哭而返；嵇康临东市而弹琴；刘伶携酒车上插铁锹以游，说“死便埋我”；阮咸立竿挂短裤子庭，称“未能免俗”；向秀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王戎丧子而深悲，痛言“情之所钟”。

社会扭曲，他们也扭曲，但是在生活上，在教导他们的孩子方面，他们清醒得很、严肃得很、正规得很。阮籍的儿子阮浑长大了，风采、气度都像他爸爸，于是也想学老爸的样子放达放达，到林子里去逛逛，阮籍马上制止了他，并且拿出父亲的严肃来，说，仲容（阮咸）已经入我们这一流了，你不能这样做了。对儿子，才是他们最真



心的。所以，他们的孩子一般都培养得很好：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时。（《世说新语·赏誉》）

与任诞不羁相随而来的便是饮酒游宴，酒既是他们藉以超越现实的羽翼，也是他们用来韬晦避祸的烟幕。以前的人，从来没有像“七贤”这样极端地喜欢喝酒，曹操没有，孔融也没有，经常聚集在一起公宴的“三曹”和“建安七子”也没有他们喝得多；可以说，没有一个文学团体或政治团体的酒量有他们大，没有一个团体的人会和猪一起喝酒，也没有一个团体的人会一醉两个月；没有一个团体的成员会一面喝酒，一面驾车，带一把铁锹，在哪里醉死了，就在那里埋掉。

沈约《七贤论》对“七贤”嗜酒有一段透彻的论述：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貌挺特，荫映于天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锄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途托化。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途。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形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慕李文风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彼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

不睹矣。”（《全梁文》卷二十九）

能谈玄、能说理、能写作，也是竹林名士们的特点。阮籍“能属文，初不留思”（《晋书》本传），有《乐论》、《通易论》、《达庄论》、《通老论》、《大人先生传》等论著传世。嵇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撰上古以来高士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晋书》本传）。又作《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篇。“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刘伶未尝措意于文章，然亦有《酒德颂》传世，一篇可抵别人一百篇。

“七贤”在当时和后世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东晋孙盛《晋阳秋》说他们“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直到今天，仍然在思想、美学、文学上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竹林七贤”在文化上的意义，在于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美学。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从来没有人把审美放在生命之前。嵇康临刑，要求把他的琴拿来，他要在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弹一弹琴，临死前不是吝惜生命，而是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一种音乐的审美、一种美妙乐曲的流传到此为止了，这是令人伤心的事。陆机临刑前仰天长叹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也是继承这种音乐的审美，表达自己的生命哲学。

在文学上，他们继“三曹”、“七子”以后，又创造了诗学新的辉煌。

在总结诗歌史的钟嵘《诗品》里，“建安七子”有刘桢和王粲两人进入上品；而“竹林七贤”也有一人进入上品，那就是阮籍。而且整个《诗品》，只有阮籍一个人是源出《小雅》的诗人。上品“晋步

兵阮籍”条说：

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怯言其志。

其次，嵇康被入选中品，中品“晋中散嵇康”条说：

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

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与“建安风骨”风格迥异的“正始之音”，就是刘勰为这一时期的定位。

“正始之音”的名称，开始并非指文学，而是指玄谈。《世说新语·文学》篇谓王导与殷浩清谈彻夜，而谓：“正始之音，正当尔耳。”又，《赏誉》篇记王敦的感叹说：“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刘勰则用来对这一时期文学做本质上的揭示。《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论说》篇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时序》篇又说：“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淡，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在刘勰看来，玄学对文学的渗透是正始文学的重要特征。在内容方面，表现为论说文的“始盛玄论”、“聃周当路”和诗歌“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在风格方面，则表现为“篇体轻淡”。正因为正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正始之音”在文学上的回响，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是嵇康和阮籍。

把“正始之音”作为一“体”，则是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里提出来的。严羽《沧浪诗话·辨体》说：“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体。”并与“建安体”、“黄初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等并列。把“竹林七贤”的核心嵇康、阮籍与“三曹”、“建安七子”并列，代表了诗学的又一个高峰。

文学之外，影响更大的是“竹林七贤”的思想、生命哲学和他们

洒脱不羁的风度；他们过人的酒量、过人的才气、过人的至情和清新脱俗的风韵，都永远让后人景仰。

“竹林七贤”标志着人的自然观的改变；老、庄的人生境界，从此真正进入文学。竹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与诗的关系，文学中的自然物我的融合、人与自然的嬉戏、心与精神的翱翔，中国诗歌美学从此有了新的形而上的维度，并充分展示了人性的智慧、与山水的亲善和绝对的优美。

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竹林七贤”，魏晋时代如果没有“竹林七贤”，没有嵇康和阮籍，整个时代都将黯然失色。

曹 旭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目  
录

## 阮籍

- 4 五言咏怀诗
- 4 其一（夜中不能寐）
- 5 其二（二妃游江滨）
- 7 其三（嘉树下成蹊）
- 8 其五（平生少年时）
- 9 其八（灼灼西隰日）
- 11 其十一（湛湛长江水）
- 13 其十二（昔日繁华子）
- 14 其十三（登高临四野）
- 16 其十四（开秋兆凉气）
- 17 其十五（昔年十四五）
- 18 其十六（徘徊蓬池上）
- 20 其十七（独坐空堂上）
- 21 其十九（西方有佳人）
- 22 其二十一（于心怀寸阴）
- 23 其二十四（殷忧令志结）

- 24 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
- 26 其三十三（一日复一夕）
- 27 其三十四（一日复一朝）
- 28 其三十八（炎光延万里）
- 29 其三十九（壮士何慷慨）
- 31 其四十一（天网弥四野）
- 32 其四十三（鸿鹄相随飞）
- 33 其四十八（鸣鸠嬉庭树）
- 34 其五十二（十日出暘谷）
- 36 其五十三（自然有成理）
- 37 其五十四（夸谈快愤懣）
- 39 其五十五（人言愿延年）
- 40 其五十六（贵贱在天命）
- 42 其五十八（危冠切浮云）
- 43 其六十（儒者通六艺）
- 45 其六十五（王子十五年）
- 46 其六十六（塞门不可出）
- 48 其六十七（洪生资制度）
- 49 其七十一（木槿荣丘墓）
- 51 其七十二（修途驰轩车）
- 52 其八十二（墓前茱萸者）
- 53 辞蒋太尉辟命奏记
- 56 辞曹爽辟命奏记
- 59 答伏羲书

- 65 为郑冲劝晋王笺  
71 亢父赋  
77 首阳山赋  
81 清思赋  
92 大人先生传

## 嵇康

- 128 赠兄秀才入军  
129 一（鸳鸯于飞，肃肃其羽）  
129 二（鸳鸯于飞，啸侣命俦）  
130 三（泳彼长川，言息其游）  
131 四（泳彼长川，言息其沚）  
131 五（穆穆惠风，扇彼轻尘）  
132 六（所亲安在，舍我远迈）  
133 七（人生寿促，天地长久）  
133 八（我友焉之，隔兹山梁）  
134 九（良马既闲，丽服有晖）  
134 十（携我好仇，载我轻车）  
135 十一（凌高远眇，俯仰咨嗟）  
136 十二（轻车迅迈，息彼长林）  
137 十三（浩浩洪流，带我邦畿）  
137 十四（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139 十五（闲夜肃清，朗月照轩）

- 139 十六（乘风高逝，远登灵丘）  
140 十七（琴诗自乐，远游可珍）  
141 十八（流俗难悟，逐物不还）  
142 答二郭诗  
143 一（天下悠悠者）  
144 二（昔蒙父兄祚）  
146 三（详观凌世务）  
148 述志诗  
149 一（潜龙育神躯）  
151 二（斥鷃擅蒿林）  
153 幽愤诗  
160 与山巨源绝交书  
177 与吕长悌绝交书  
179 养生论  
190 难自然好学论  
196 家 诫

## 向秀

- 212 思旧赋并序  
215 难养生论

## 刘伶

- 228 酒德颂



## 山涛

- 234 评嵇康
- 235 答诏问郤诜事
- 236 上告退疏

## 王戎

- 242 经黄公酒垆有感
- 243 答齐王司马问

## 阮咸

- 248 律 议